

慈禧太后政变纪

左书谔 李宏武

黄河文化出版社



《慈禧太后政变纪》

左书谔 李宏武 著

责任编辑：胡延清
蓝晓萍
封面设计：张友乾

书名：《慈禧太后政变纪》

作者：左书谔 李宏武

出版者：〔香港〕黄河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香港太古城第四平台商場P—404号

电话：5—699110

电传：852—5—675081

书号：ISBN: 962—426—047—8

总编辑：雁 翼

出版时间：1990年12月

定 价：〔香港〕\$15元 〔大陆〕¥3.95元

目 录

引子：妙龄女子中选入宫.....	(1)
一、策划.....	(5)
二、晋升.....	(9)
三、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.....	(13)
四、盟友，只要想揽权，罢他的职.....	(96)
五、儿子，只要是政敌，决不手软.....	(107)
六、儿媳，只要有威胁，果新除掉.....	(136)
七、为了未来，培养奴才皇帝.....	(141)
八、为了独裁，设计毒死慈安.....	(154)
九、为了固权，发动宫廷政变.....	(164)
十、为了身后，光绪先赴黄泉.....	(221)
尾声：一代女主临终忏悔.....	(236)

引子：妙龄女子中选入宫

清朝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三月，在南方爆发轰轰烈烈的金田起义不久，在北方的京都，大清入主中原的第七代君主，清文宗奕詝，就向八旗颁布了选拔秀女的诏书。

诏书一颁，八旗官员兵丁中凡家有年满15岁女子未出嫁者，纷纷装扮修饰，随时听令调选。对于这一情况，清人夏仁虎有诗描述道：

秀女春来应点时，娥嫕家世总包衣，

布衫辫发平梳洗，那有三千殿脚儿。

在那些准备应选的八旗人家中，隶籍满洲镶黄旗官居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的惠征一家，不象一般人家那么忙碌，看上去显得过于沉寂。屋内的3个人——惠征、妻子和女儿，时而面对面地长时间对视，时而面对房梁、地面久久地搜寻着什么东西。他们表情不一，似悲似喜。听他们时而唉声叹气，时而匀称呼吸。看他们有的愁眉锁额，有的眉宇舒展。在他们的脸上，有的掠过阴影，有的又掠过惬意的一笑。

惠征眉宇略蹙，低首在沉思。他想的是，时人有言：

“人生不幸为女子，女子更不幸入帝王家。”如今朝廷选秀女诏书已下，年方妙龄的女儿恰恰符合条件。君命难违啊！他不敢冒族诛危险去对抗君命，又怕女儿一旦中选秀女入宫，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。是终身囚禁宫中，随着日月的更替而耗去一生光阴，还是能有幸侍奉皇帝荣登后妃宝座？他既颌首又摇头，很难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。

夫人，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她完全陷入于痛

苦之中，紧锁着眉，眼中不时流露出悲伤的神色。是啊，女儿一旦中选入宫，这宫中的生活怎样她略知一二，伺候人的活可不是好干的。自幼娇生没有吃过苦又不会伺候人的女儿，能顶得下来吗？听说宫规非常严格，稍有不慎，将会大祸临头，皮肉之苦是轻的，掉头可不是好玩的。女儿懂得这些吗？况且，女儿入宫，母女天涯各方，从此很难一会。天哪！这一道诏书不就活活地夺走了心爱的女儿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

惠征的女儿，取名兰儿，就是后来统治清朝40余年的慈禧太后。她生于道光十五年（1835年）十月初十日，今年恰好一十六岁，正值出阁妙龄。她的心情如何呢？可以这么说，她惊喜交加于一身，迷惘光明于一心。惊的是选秀女诏书从天而降，使他这个寻觅郎君准备出嫁的人，只有先候君选了。喜的是她对入宫早有向往之心。说实在的，作为八旗女子，特别是作为一名叶赫那拉氏，慈禧对入宫的向往有一种难于言人的心情，那就是为叶赫那拉氏争口气！这一点连细心的父亲也没有察觉。迷惘的是难料入宫后的前途究竟会如何。她知道宫中佳丽云集、嫔妃成群，她作为一名预选的秀女，是否能入宫还不知道，即使入了宫，戴上嫔妃的桂冠是否会成为现实，又是在哪年哪月很难预料。光明来自于她的自信。慈禧觉得她天生丽质，美丽超群，入选秀女是不成什么问题的。那么嫔妃呢？或许皇帝一睹芳艳，顷刻之间就会身价倍增，或许也会“一朝选在君王侧”，“从此君王不早朝”。皇帝的倾心，会给她带来幸福和荣耀。也或许加封的诏书不久就会传到这幢不起眼的房子里吧？……她在憧憬着，至于入宫后会有什么不幸，她似乎没有考虑。

尽管惠征夫妇与女儿各有自己的想法，但必须让女儿加入选秀女的行列，这是无可改变的。所以，圣旨一传，慈禧踏上了入宫的路。

坤宁宫外，一个个八旗秀女们倾耳细听着自己的名字，又一个个地进入到宫内，去送给咸丰皇帝一顾。慈禧同前来的众家女子一样，挨次入宫，庆幸的是，她在咸丰皇帝点头的一刹那间，决定了中选入宫的命运。

慈禧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踏入皇家的大门，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中心所在地，从此她步入了最高权力阶层的活动圈。

女人，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具独立人格与人性的非人。是私有社会制度下男人们的私有财产，至多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。她们的行为原则是男人们要我干什么，而不是我要干什么。统治阶级在她他身上套上了“三纲五常”、“三从四德”以及种种规范。在这个社会制度下，女人们大都逆来顺受，任人宰割。但是，也出现了极为少见的非凡超群之辈，她们竟然干起了欲与男人试比高的事，吕后、武则天如此，本书的主人慈禧更是如此。她抛弃了贤妻良母、贤内助的桂冠，甩掉了女子的“规范”，开始了本该属于男人们所独霸的东西——权力的角逐。

一、策划

慈禧满怀希望踏入宫中后的生活，并没有象憧憬的那么美好。当派她到圆明园当一个负责洒扫工作的宫女的旨意传来后，犹如当头泼下一盆冷水，使她那颗火热的心，顿时凉了半截。“天哪？我怎么能当一个干杂活的宫女呢？”她自我诘问着。但事实终归是事实，她不得不慢慢地挪动双脚，举步艰难而又蹒跚地向着圆明园走去。

宫女是宫中地位十分低下的人，她不仅不能与皇帝的后妃相比，甚至连一般太监都不如。求见一面后妃很难更不用说面见皇上了。

宫廷里的宫女是很多的。何时升为贵人、嫔、妃很难讲，也许会一辈子就在这宫女的地位上了却一生。这对慈禧来说当然是不甘心的。她要改变自己的处境，下决心尽快升上去。可怎么升呢？如今能改变自己处境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当今的皇上，可是现在连他的面都难见上，如何接近呢？慈禧在思索着。此时父亲给她唠叨的故事助了她一臂之力。

父亲惠征可真是个细心人，很会教子。当得知咸丰选秀女入宫的消息后，他动心了，自己的女儿不正是入选的对象吗？也该教她点什么了吧。所以自朝令传下后，他便经常与女儿交谈。过去，惠征工作繁忙，虽也注意对女儿的关心，但还从未象最近这些天拿出这么多的时间同女儿交谈。慈禧爱好听历史故事，这也是父亲爱唠叨的。不过以前父亲讲得太少了，远远不能满足她的要求。这些日子真是开恩了，父亲总是给她讲故事，特别讲宫女们的故事。第一次他给慈禧讲的是西汉王昭君的故事：“西汉元帝时有个宫女叫

王嫱，字昭君，南郡秭归人。以良家女被选入宫中。昭君入宫时，正是西汉同北方一个游牧民族匈奴关系趋于缓和时期。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到汉朝朝拜元帝，请求做汉室女婿，也就是要娶汉室女为妻，元帝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后来就把昭君许给了他。……”

“昭君愿意吗？”慈禧打断了父亲的讲述，突然问了一句。

惠征回答说：“当然愿意，是她自己请求出塞的。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上所云：‘请掖庭令求行’即指此事。”接着惠征反问道：“兰儿，你知道昭君为什么主动要求出塞吗？”

慈禧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

惠征接着说道：“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曄指出了昭君出塞的原因：‘入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。’也就是说，昭君入宫以后，不但未得皇帝恩宠，甚至数年竟连皇帝的面都没见上，这不能不使她感到苦闷。”

慈禧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她又问父亲“阿玛，为什么数岁未见元帝，难道元帝忘了昭君吗？”

惠征看着聪明的女儿，以启发式的口吻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皇帝后宫里的宫女多得是，有几千人呢！而且昭君是因关系没有处好，才受到数年未得见御的冷遇。”

接着惠征又讲述道：“元帝时，后宫宫女众多，皇帝要召见哪位宫女，先由一个太监画师画像进奉，由元帝指定召见。而昭君未打点这位画师，故每次画昭君像时，这位画师总是把她画得丑一点，致使始终未得元帝召见。”

惠征绘声绘色地讲着，渲染着。慈禧在一旁听着，她似

乎听懂了父亲的意思。因此父亲一边讲，她一边点头，好象在向父亲表示：我听懂了！

第二次，惠征给女儿讲的是统治大唐帝国达40余年之久的武则天的故事。当然惠征的重点不是放在武则天登极称帝以后的事上，而主要是当宫女时期的事。讲武则天是如何得宠的，又讲她在得到唐太宗宠幸又突然失宠时，武则天是如何施展手段，如何把自己的积蓄，甚至省吃俭用积攒下的一点钱，用来收买皇帝与皇后身边的太监，以便随时得到可靠情报，确定自己的对策。慈禧听了武则天的故事，又从中受到了不少教益。

现在的慈禧，不正同王昭君、武则天入宫时的情形相似吗？父亲的唠叨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好了。他不是单纯讲故事，分明是在教自己在宫中处事的办法。

慈禧在入宫未得召见的情况下，也施展了武则天的手段，将她入宫时父母给的积蓄以及宫中所发俸禄的一部分，慷慨赐给了身边的太监。这些太监屡得慈禧赏赐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慈禧见贿赂已使太监动心，她便向太监们暗示了自己入宫以来始终未得召见的苦衷。

受贿的太监见慈禧为此痛心，均想回报一下，帮一点忙。因此他们暗中商讨对策。慈禧是很会唱歌的。她雅善南方诸小曲，凡浙江盛行诸调，皆能琅琅上口，曲尽其妙。她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歌声优美动人。太监们消息灵通，善揣主意，他们见此时咸丰帝已失去振作奋发之气，置内忧外患于不顾，寄情声色以自娱，且不时携嫔妃游幸园中。因此他们策划的谋略正是以这些具体情况为出发点而设计的。然后他们又处心积虑地谋划了具体的行动方案。

一日，咸丰帝率嫔妃游圆明园，行至桐林边时，忽然从桐荫深处传出优美动听的歌声。初闻此歌声，咸丰心已动，只是由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不好独自钻进桐林。次日，当他再次踏足圆明园时，歌声又起。咸丰有些神往，他回头问随行的太监：

“那桐荫深处，唱歌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此乃圆明园宫女那拉氏也。”一内监恭敬地回答道。

太监见咸丰心有所动，便进而对咸丰说道：“若皇上有意桐林一游，奴才愿导皇上前往。”

此语正中咸丰下怀，被歌声打动了心的咸丰欣然应诺，并在太监的引导下来到了优美歌声发源地的桐荫深处。咸丰在桐荫深处的炕上盘腿而坐（园中各处皆设此炕，以便随时供皇帝休息）。刚一坐稳，就传出圣旨：召那拉氏前来。

当太监奉令前往召慈禧时，她已从桐荫缝隙中看见一队人朝着这儿走来，她既欣喜若狂，但同时又感到心跳得厉害，想见又不敢见的心情使她举足难动。

奉旨太监向慈禧传达了召见的圣旨，不容多想，她便随太监而去。见到皇帝，她先请安施礼，礼毕，便站在一旁等候问话。

咸丰看了看这位长得十分标致的女子，心中已有几分好感。随后又随便问了几句话，慈禧恭敬回复，显得十分得体。咸丰感到满意，接着又问道：

“刚才是你在此唱歌吗？”

“回圣上，是奴才唱的粗俗小曲，有污圣耳。”慈禧回答道。

咸丰有意再次倾听慈禧的歌，便令她再唱几首。慈禧扯开嗓子，那优美的歌声自桐荫深处复起，冲出桐林，久久地回荡在圆明园的上空。

咸丰听得高兴，即命进茶。此时随身太监已知趣地退避他舍了，慈禧飞快地献茶。咸丰帝看着慈禧那美丽的脸蛋，耳中回响着那优美歌声的余韵，他接过茶，并没有喝，而是抓住慈禧的手，慢慢地拉入了自己的怀中。……

慈禧的得幸，使她与太监们精心设计编导的阴谋终于得逞了。桐林成了她得见皇帝，取幸于天子的地方，这是一个使她终生难忘的地方。

二、晋升

慈禧得幸以后，地位也随之提高，先由宫女升为贵人，又于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晋为懿嫔。她不时蒙咸丰召见，成了皇帝难舍难离的宠爱之人。日过时迁，人们从慈禧那微微隆起的腹部上判知：她怀孕了。

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封建的纲常伦理对人有极大的束缚力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对妇女的压力确实很大。在一般的士民工商之家如此，在宫廷里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后宫妃嫔们都把所生子称之为希望之星。

慈禧不是容易满足的人，她非常想永远得宠于皇帝，而且又想尽快地生下一个能够继承大清皇位的儿子。这样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她都会很幸福，而且说不定还能大显身手呢！因此，当她知道自己身已有孕之时，那兴奋的心情难以描绘。在她的心里不断地祷告着这么一句话：“希望苍天赐我一子，并保佑他能继承大统，荣登天子宝座。”

随着慈禧腹部的日渐隆起，产期一天天来临了。咸丰对慈禧是十分关心的，他不时前往慈禧的住处探望。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：生一个阿哥！

当然慈禧求子之心是有过于咸丰的。对于咸丰来说，妃嫔成群，此妃不生，或许他嫔会生，只要能有一个妃嫔生子来继承皇位即可。但对慈禧来说就不同了，她深知“母以子贵”的道理，在她看来这一道理适于民间，要适于皇家。她多么希望她能生下个儿子啊，同时又不希望皇后及其他妃嫔再生儿子。这样，将来大清皇帝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到那时，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就是谁也别想动摇了。这也难怪曾在慈禧身边当女官的德龄说过：“当她初进宫的时候，她身上就满蓄着很大的野心。”一语道出了此时此刻慈禧的心思。

皇家生儿女，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事。因此，慈禧怀孕后受到很好地照顾，越到后来越是精心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正月二十四太医院院使栾泰、御医李万清和匡懋忠奉命前往储秀宫时，早有储秀宫太监迎接，引导到慈禧床前。此时，慈禧的床用纱帐遮住，床前有一张小桌，桌上放着一个枕袋，这是太监早已为诊脉预备的。当御医来到后，太监上前报告：“太医院院使栾大人、御医李大人、匡大人为懿嫔请脉。”帐内的慈禧听到报告，将纱帐稍一上挑，伸出一只手放到了那个枕袋上，李、匡二位御医上前“请脉”后，认定慈禧有了妊娠七个月之喜。

这一消息立即报到了咸丰那里，咸丰即刻传出谕旨：从二月三日始，大夫姥姥上夜守喜，并按照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》中“凡内廷等位遇喜，于御医上夜月分为始，将每日食

用照额加半”的规定，从二月三日起，添给懿嫔照额加半吃食分例。

接着是为分娩做准备工作。这个工作由内廷总管韩来玉总负其责。在韩来玉的指挥下分娩准备工作井井有条地进行着。

首先是刨喜坑。早在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正月初九日，已由钦天监博士张照选择好的喜坑地点是后殿明间东边门北，至正月二十四日，韩来玉便带领营造司太监3名开始刨喜坑。喜坑刨毕后，再由姥姥2名，到喜坑前念喜歌，安放筷子、红绸子、金银八宝等。

其次是选精奇呢妈妈里、灯火妈妈里、水上妈妈里。这些人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姥姥、御医上夜守喜的。这些人是近身的，所以必须由慈禧亲自选定。正月二十八日，韩来玉派敬事房太监送来精奇妈妈里10名、水上妈妈里和灯火妈妈里20名，经挑选后各留2名服侍。

三是准备“吗哪哈”，即新生婴儿穿的衣物等。计有春绸小袄27件，白纺丝小衫4件，单蝠红春绸控1块，红兜肚4个，三路绸被18床，蓝高丽布褥10床，蓝扣布褥1床，蓝高丽布挡头长褥1床，白高丽布控单33个，白漂布控单3个，蓝素缎挡头2个，石青素缎控单1块，红青纱控单1块，白布襟口袋2个，白纺丝小带4条，挂门大红绸5尺，蓝扣布控单7个，白漂布小控单26个等。

孕期到9个月之时，还得挑嬷嬷，讨易产石等。至此这种准备工作方告一段落，可谓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

三月二十三日，预产期到了，咸丰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临。此日，咸丰闻知慈禧坐卧不安的消息时，内心也十分着

急，他在屋内时而踱步，时而静坐，默默地为他们母子祝福，希望早生贵子，母子平安。就这样在屋里团团转的咸丰熬过了几个时辰。

三月二十三日未时，即下午二时左右，正当咸丰延颈而望时，看到了一个人急匆匆地，是在快走，还是小跑，怎么说都可以，向着他走来，还未到咸丰跟前，就喊上了：“万岁爷大喜，懿嫔生了。”

咸丰惊喜地望着他，这时也顾不得君臣之礼，忙问道，“生什么了？”

来人是总管韩来玉。他太匆忙了，慌张之中竟把事先准备好的话给忘了，而且见了皇上没行君臣礼，也未汇报生了什么。当听到咸丰的问话后，他红着脸重新报告：

“奴才给万岁爷道喜，三月二十三日未时，懿嫔分娩阿哥，收拾毕。”

咸丰听到“阿哥”两字后，先是一惊，接着点头，然后问道：“现在懿嫔母子情形如何？”

“奴才带领大方脉、小方脉，请得懿嫔母子脉息均安，万岁爷大可放心。”韩来玉赶紧回复道。

咸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只要她们母子平安，他当然放心了。随即他令韩来玉前往健秀宫去照料事情，韩来玉得令后转身离去。

咸丰看着韩来玉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。他情不自禁地作了这么两句诗：“庶慰在天六年望，更欣率土万斯人”。

刚刚咏完诗句，咸丰突然想起了应该做一件事。他随声唤道：“平顺承旨”。

站在一边的侍御太监平顺应声而至。咸丰吩咐说：“著前往储秀宫传旨：储秀宫太监张文亮，放为大阿哥下八品官职谕达。”

平顺正欲转身前往储秀宫传旨，刚跨出一步，咸丰急忙止住，只见他拿起朱笔，一行红色字迹跃然纸上：

“懿嫔著封为懿妃，钦此。”

果然是母以子贵，慈禧因生了一个儿子，当日即由嫔晋封为妃。自此以后步步升级，直至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晋封为懿贵妃，成为皇后一人之下，众嫔妃之上的后宫之主。

三、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

慈禧步步高升之际，正是大清帝国日趋衰弱之时。在晋封为懿妃的第四年，情况就更不妙了。

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八月，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军的消息传到宫内后，咸丰就慌了神。他不想在北京听那隆隆炮声，更不愿看洋鬼子在他的眼皮底下横行，所以他下了一道自以为聪明，实际上十分可笑的圣旨：“以巡幸热河，代亲征之举，”并令恭亲王奕訢在京筹办善后事宜。

“亲征”谕旨一下，宫廷内一片混乱。咸丰忙着逃往热河，令各大臣速速准备圣驾，他自己也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在宫中团团转。后妃们吵着喊着手忙脚乱地收拾细软物件，准备携带出走。宫廷外也是一样，军机大臣们得到了随同一起到热河的圣旨，忙着在府里东奔西跑。清廷在忙乱中由北京迁到了热河，北京只留下了奕訢等数人应筹洋人而已。史书留下了这样的记载：“帝知禁兵不足恃，于是郑亲王端华、尚书肃顺、军机大臣穆阴、匡源、杜翰等，拥帝及后嫔